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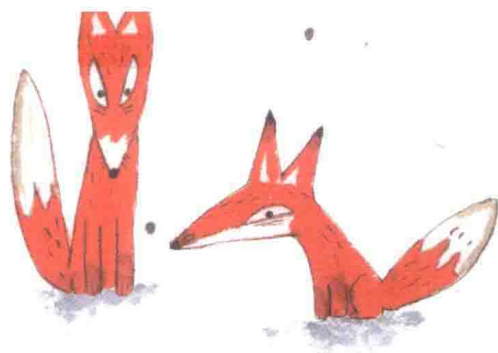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汇

美文美绘

第二辑

鸟 伞

卢振中 著
赵光宇 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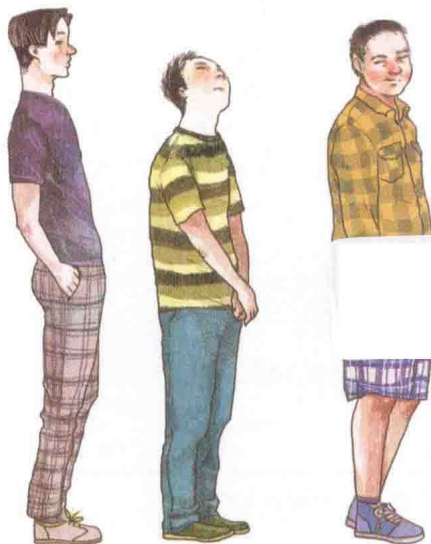




我不认识你,但我记得你



张国龙 著
波比 绘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不认识你,但我记得你/张国龙著;波比绘. —
北京: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4.10
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第2辑)

ISBN 978-7-5148-1929-8

I. ①我… II. ①张… ②波… III. ①儿童文学-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②儿童文学-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8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85674 号

WO BU RENSHI NI, DAN WO JIDE NI
(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·美文美绘.第2辑)



出版发行: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赵恒峰

总策划:徐德霞

统筹执行:王 苏

责任编辑:刘霁爽

插图:波 比

著 者:张国龙

美术编辑:孙 岳

责任印务:杨顺利

责任校对:赵忠胜

社 址: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 12 号

总编室:010-57526071

发行部:010-57526568

网 址:www.ccppg.com.cn

电子邮箱:zbs@ccppg.com.cn

邮政编码:100022
传 真:010-57526075

印刷: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:720mm×980mm 1/16

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字数:100 千字

印张:1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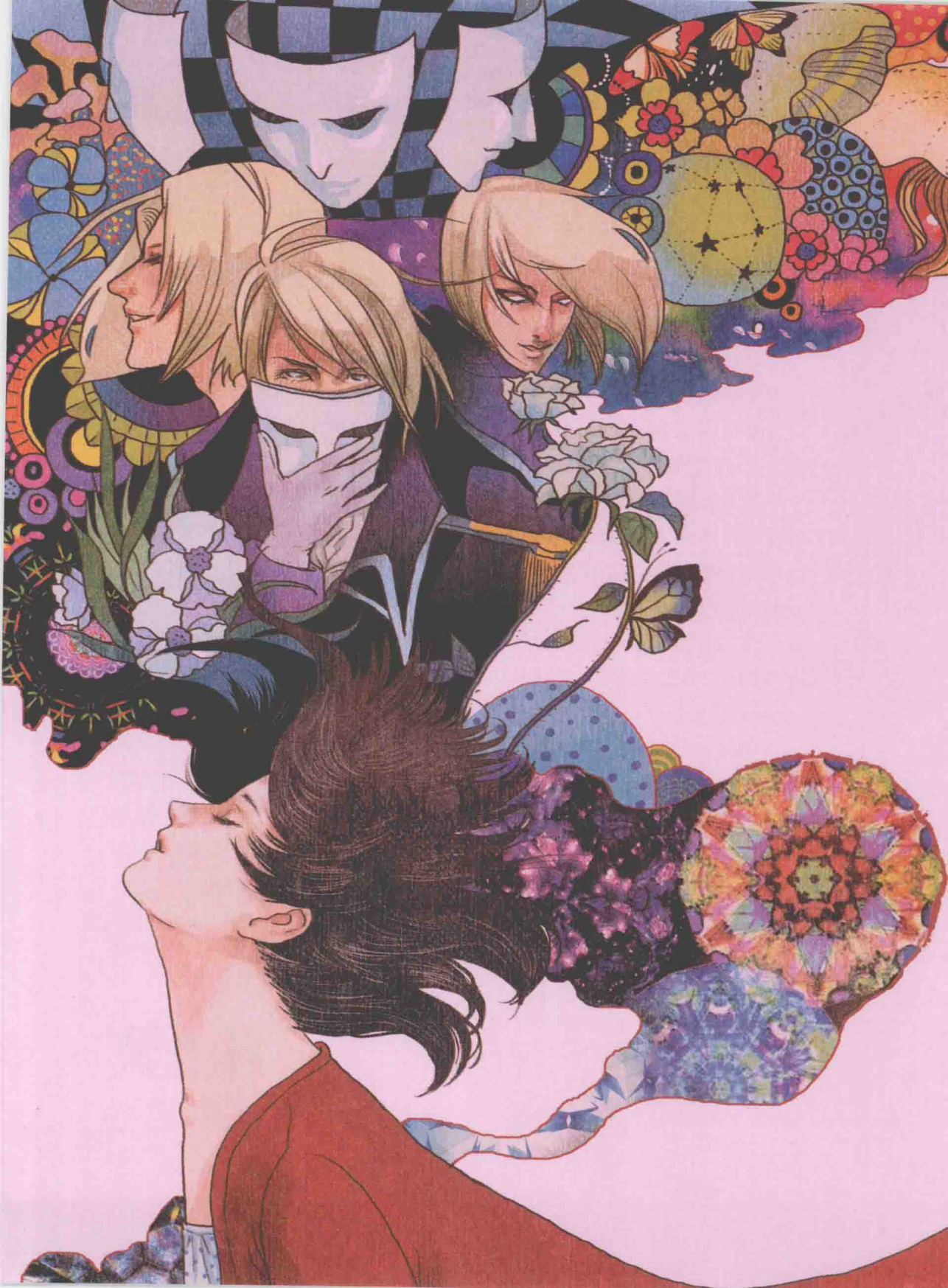
201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0 册

ISBN 978-7-5148-1929-8

定价:25.00 元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

2013年10月《儿童文学》杂志创刊50周年,值此大庆之时,我们隆重启动了这套《儿童文学》名家汇丛书。

这套丛书的第一大亮点是名家汇集。它不仅展示了《儿童文学》这本老刊、名刊雄厚的创作力量,从某种意义上说,也代表了我国当代儿童文学作家的主力阵容,因为鲜有知名作家没在《儿童文学》上发表过作品的。能入此丛书是作家的一种荣耀。同时,该选题也具有鲜明的资料价值、史料价值。

第二大亮点是作品精粹。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,收入这套丛书的一定是作家的代表作、成名作。它以《儿童文学》上所发作品为主,但不限于《儿童文学》一刊,精选的是作家几十年,甚至毕生创作中的精华之作,因此这套丛书也具有收藏价值。

第三大亮点是设计精美。大16开,彩色印制。启用最具创作实力的专业美术团队,采取精美的装帧设计、优良的纸张印刷、文图并茂的版式格局,力争做到最高水准。美图养眼,美文养心!

第四大亮点,这是一项精品工程。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,有五代、千余名作家与本刊结缘,可以入选该套丛书的作家也数以百计。我们不会急功近利、草草行事,而是以百倍的热情、千倍的严谨、万分的心力,用数年的工夫来打造这一精品工程。慢工出细活,我们会追寻当代儿童文学前行的脚步,不断完善,不断积累,为我国儿童文学百花园再添一道亮丽风景。

这项工程在《儿童文学》创刊50周年时启动,我祝愿,下一个50年,它会更加辉煌!

徐德霞

我书房窗外不远处的楼宇兀自站立了许多年。

白杨树和旱柳荣枯又荣枯。

春夏秋冬麻雀在我窗前起起落落。

当我端坐在书桌前，这就是我所看见的世界，也是我大多数时候所拥有的时间和空间。

谁也无法拥有更多的天空和大地。

谁也不可能让时间的潮汐逆流。

但是，谁都在真真切切感知时间的匆匆和空间的不动声色，以及冷暖与悲欢……

从一个驿站到另一个驿站，我在属于我的时空里沉浮。

寥落的常客与更多的过客，陪伴我一程又一程。聚与散，或长或短，再见与诀别，都是我弥足珍贵的生命体验。

我无意抗拒时间的一维性法则，但我不忍让过去灰飞烟灭，企图在流逝的时间里拾捡起众多情感碎片，用文字拼贴出各种富有质感的情绪。始于我自己，而后推己及人。或许仅仅是属于你的，只要能“感同身受”，即可成为我间或忘情的写作冲动。或散文，或小说，不同的载体，承载的始终是真挚、善良、温暖和悲悯……

我，或许不是你生命中的常客，亦非过客。在这些文字里与你邂逅，是我不变的期许！

張國記

儿童文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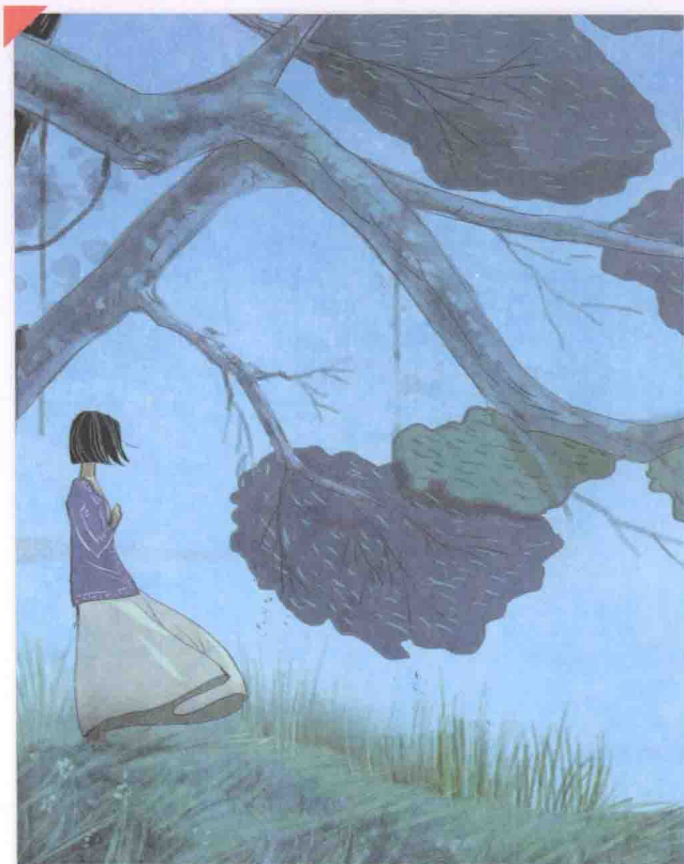
名家汇

美文美绘

第二辑

目录 CONTENTS

- 001 思腊八
- 018 午夜电话
- 030 雨夜
- 046 星星点灯胡同
- 063 一个人的三张面孔
- 080 暮雪潇潇
- 097 有个女生敢打架
- 114 遗落的小提琴
- 132 坏人(外二篇)
- 147 一里路需要走多久?
- 160 我不认识你,但我记得你



思腊八

本学期最后一天。明天是腊八。

上午，当我那群麻雀一样叽叽喳喳吵闹不休的小学生们领了成绩单，三三两两打打闹闹消隐于四面八方的山坳里，清冷和孤寂如同绵密的雾岚，严严实实包裹了这所由古寺改建而成的山村小学校。此刻，落日满怀愁怨扭扭捏捏一寸一寸沉没于不远处的黑马山外。黑马山下那片郁郁苍苍的松林里，还涂着几抹淡淡的残红。远远近近的林子里，回旋着归巢鸟们疲惫、惊慌的啁啾。青瓦，飞檐，灰黑色的木板壁和深褐色的古铜门环，无一不镌刻着岁月斑驳的齿痕。夜色，漫漶无垠，步步紧逼。那几间空荡荡的教室，在阵阵兀自闲荡的冷风中打着寒战。

五个月前，我从县城中等师范学校毕业，分配到黑马山小学执教。除我外，学校里只有两个代课老师。他们的家就在附近的村子里，他们和学生一样不住校。每天下午放学后，这座蹲伏在山坳里的孤零零的小学校，连同17岁的我，一如此刻被迫患上了失语症。实在无法说清，我是如何熬过了初来乍到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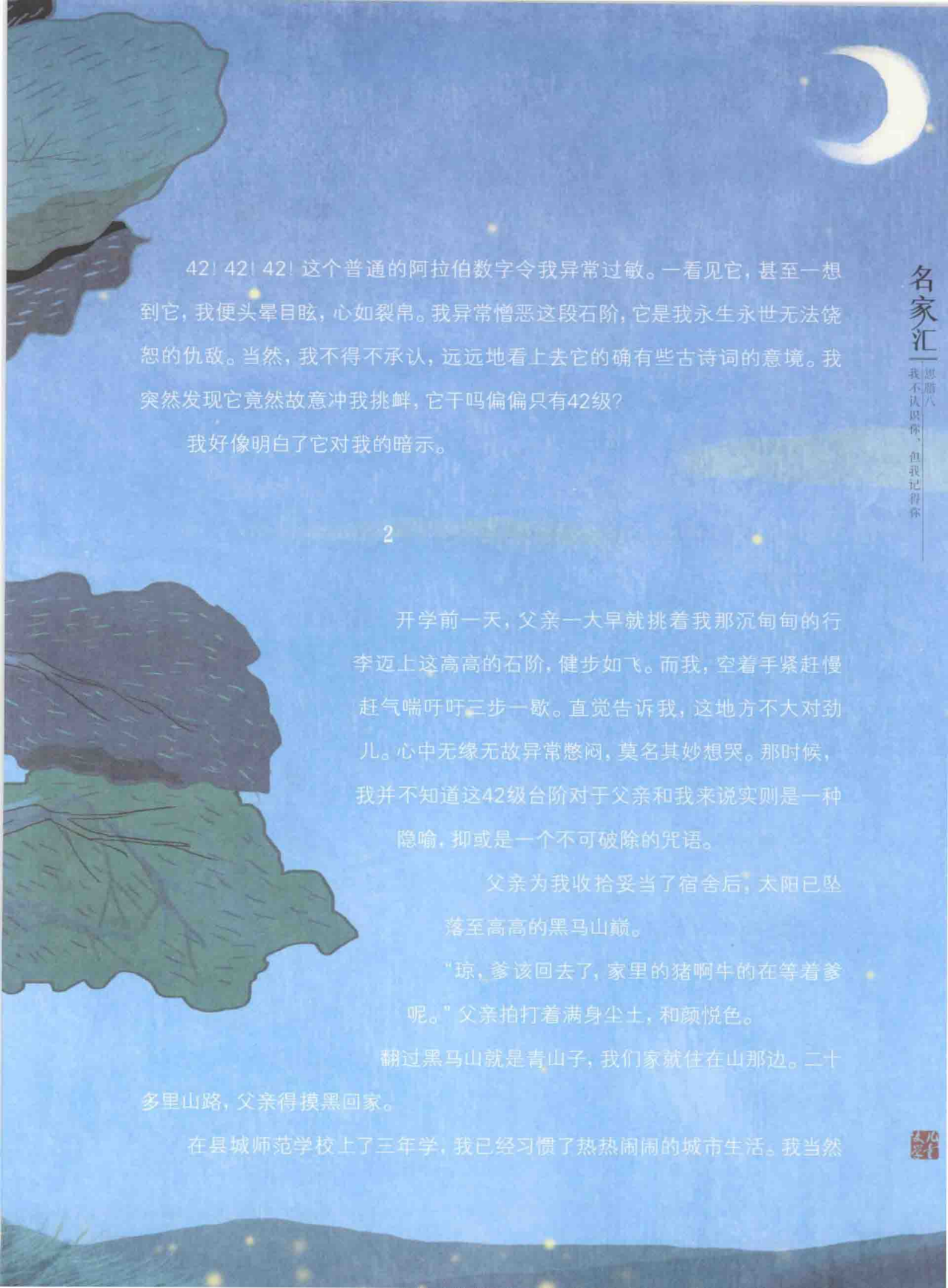
那些漫长得令人发疯发狂的黄昏和午夜。沧海尚可变桑田，时间之力何等强劲，不容抗拒。渐渐地，我克服了独伴这深幽、阴晦校园的惊恐，别无选择地视孤独、寂寞如闺中密友。我还学会了和自己说话，抑或长时间不说一句话。有一种幻觉一直在摇曳：我好像不是一个年纪轻轻的乡村女教师，更像一个带发修行的女尼或道姑。

我敢断言，能真正理解李商隐所谓“向晚意不适”的17岁女孩屈指可数，我无愧为李商隐的知音。每当黄昏临近，我的心绪陡然下坠，如同浸泡在沅烂多年的泥淖里，湿漉漉黏糊糊沉甸甸。掩上大门，我走向独立于操场边的古老黄葛树。多少个阴阴晴晴的傍晚，我在它周遭踟躇。没有人知道它经受过多少风霜雪雨，也没有人知道它窥破了黑马山几多晨曦和山月。它身上每一道陈年的伤痕我已熟识，全力张开臂膀也无法拥住它遒劲的树干。为了获得充沛的阳光雨露，为了拓展广袤的生存空间，它拼命朝南扭曲身子，恰似踮着脚尖伸长脖子张望情郎的村女。我的指尖轻抚过它周身纷繁的疤痕，纵横交错重重叠叠的枝叶在突兀而起的冷风中微微颤动。一片泛黄的树叶轻轻打在我的脸颊上，翻飞了两三下滑落在山坡下，悄无声息。我宁愿相信，这是多情的黄葛树与我的絮语。心弦无端被拨动了，泪意像幽泉不可遏止涌上心头。

漫无目的默数着曲曲折折的石阶缓缓而下，把我的小学校撇在身后。不远处双林小镇昏黄的灯影连成一条线，讥笑着山村深不可测的落寞。最后一级——第42级石阶，连接着一条蜿蜒盘旋的环山乡村公路。此刻，重重叠叠铺天盖地千变万化的“42”，宛如一个巨型万花筒在我眼前、心头疯转，撕心裂肺的痉挛随即再度莫名袭来。



004
005



42! 42! 42! 这个普通的阿拉伯数字令我异常过敏。一看见它，甚至一想到它，我便头晕目眩，心如裂帛。我异常憎恶这段石阶，它是我永生永世无法饶恕的仇敌。当然，我不得不承认，远远地看上去它的确有些古诗词的意境。我突然发现它竟然故意冲我挑衅，它干吗偏偏只有42级？

我好像明白了它对我的暗示。

2

开学前一天，父亲一大早就挑着我那沉甸甸的行李迈上这高高的石阶，健步如飞。而我，空着手紧赶慢赶气喘吁吁三步一歇。直觉告诉我，这地方不大对劲儿。心中无缘无故异常憋闷，莫名其妙想哭。那时候，我并不知道这42级台阶对于父亲和我来说实则是一种隐喻，抑或是一个不可破除的咒语。

父亲为我收拾妥当宿舍后，太阳已坠落至高高的黑马山巅。

“琼，爹该回去了，家里的猪啊牛的在等着爹呢。”父亲拍打着满身尘土，和颜悦色。

翻过黑马山就是青山子，我们家就住在山那边。二十多里山路，父亲得摸黑回家。

在县城师范学校上了三年学，我已经习惯了热热闹闹的城市生活。我当然

很不喜欢这荒僻的地方，更何况整个学校就我一个人居住。我不敢设想该怎样度过漫漫长夜，甚至不敢奢望我还能活到明天。即使我侥幸活到了天亮，要么变成了白痴，要么疯疯癫癫无异于神经病。我的眼泪噼里啪啦砸在父亲身前身后，做一个优秀山村女教师的梦想瞬间破碎，我只想跟着父亲回家，哪怕像从前那样和他一道起早贪黑下地劳作。

父亲挑着空空的竹筐大步流星走出院门，好像没注意到我已哭得山洪滚滚。我踩着父亲匆匆的脚步，执拗地拽着他的竹筐，就像小时候缠着他挑我去镇上赶集。

父亲站在石阶上，扭头乐呵呵地对我说：“琼，回去吧！早点休息，明天好好给孩子们上课。琼，你不该哭呢，你该笑才对。爹总算把你拉扯大了，你终于出息了，当上了‘公家人’。你娘要是能看见这一天，睡着了都会笑醒的。对了，昨夜里你娘来我梦里了，她说她知道你出息了。嘿嘿嘿嘿！”

父亲完全陶醉在我终于成了“公家人”的喜悦中，只顾自言自语。

“爹，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这里，我想……想回家！”

“胡闹！琼，那哪能行？你就安心在这儿教书吧！教书总比爹在泥土里寻生活轻松嘛！”父亲沉下脸来，语气不容商量。

“爹，我……我怕！”我哭得上气难接下气。

“琼，你是在泥土里摸爬滚打长大的，不比城里孩子金贵。有啥害怕的？我们山里人都厚道着哩！你看，这学校多好啊，干干净净的，离镇街也不远，你住几天就习惯了。”

“爹……我不！”

“琼，都怪爹没本事，没法让你留在城里教书。哎！琼，你听话嘛，留下来嘛。你想想，这儿再怎么不好也比爹顶着日头抡锄头舒服嘛！”

“爹……我不！”

“琼，哪有像你这样胡闹的老师嘛？你要是不听话，爹这些年受的苦就不值得了嘛。”父亲眉头拧成了疙瘩，“琼，听话嘛，回去嘛！琼，周末你就早点回来，爹把好吃的都给你留着！嘿嘿嘿嘿……”

记忆中的父亲一直皱着眉头，苦巴巴脸朝黄土背朝天过活。三年前，当我泪流满面把县城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递到父亲手中，生平第一次看见父亲舒展开了紧锁多年的眉头。我不忍再次看见父亲皱眉，而且，只有我才能掂量出父亲所说的“受苦”的重量。我极不情愿地松开了抓住竹筐的手，噙着泪目送父亲走下石阶。

太阳出来啰哟喜洋洋啰哟

挑起扁担哟哟采光采上山岗哟哟

.....

唱起歌儿哟哟采光采忙砍柴哟哟

走了一山哟哟又一山哟哟

这山去了哟哟采光采那山来哟哟

只要我们哟哟多勤快哟哟

不愁吃来哟哟采光采不愁穿哟哟

.....



父亲哼着歌谣噔噔噔一阵风似的跨下了高高的石阶，没有回头看一眼无声泪流的我。

当父亲跨过最后一级——第42级石阶，肩上的扁担和那两个空空的竹筐突然坠落。我高大健壮的父亲像中了魔似的突然瘫倒在地。那一瞬间，我所有的感觉突然丧失了功能，恐惧得不知道什么是恐惧。好不容易使出最后一丝力气，我总算能够厉声尖叫。

一位好心的货车司机把父亲送到了镇医院。医生只翻看了看父亲的眼睛，就平静地说：“处理后事吧，可能是急性脑溢血。”

我相依为命的父亲——我唯一的亲人，就这样猝然离我而去。父亲的生命刻度定格在“42”！42岁，本不该与黄土共眠的年龄。

天，依旧蓝；树，依旧绿。那高高的石阶依旧沉默不语，根本不理睬我好像永远也流不尽的泪水，还有内心持续不断的痉挛。

父亲一直身强力壮，他匆匆离去，没有任何征兆。我无法接受，却又不得不接受。实在想不通了，也只能像我熟悉的那些乡村女人一样，笃信这就是命中注定，借此来麻痹脆若薄冰的神经。

死亡就是不能再见！一切皆无法更改，没有办法！

3

夜。这山村小学校兴许是亘古未变的长长的冬夜啊。

紧闭门窗，我在油灯下整理了下学期的教案后，翻开自修中文大专教材。

那个遥远而辉煌的大学梦像绚烂的肥皂泡，在我昏黄的油灯前飘荡。

钢的来信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烂熟，一封封叠放在书桌上，像一座小山。这是我生命中再也不能失去的精神食粮，也是滋润我龟裂心田的一股温润、清凉的山泉。18岁的钢是我县城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，被分配到了更为荒僻的高马小学——距离黑马山小学约有30里，高马小学就钢一个教师。

钢总会在信里说：“我们不能在此作茧自缚、坐以待毙，我们得努力想办法扼住命运的咽喉。”钢始终保持着上学时的热情、乐观和刚毅，已经考过了自修中文大专的四门课程。他一直是钦佩的男生。

明天是腊八节，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。独守这孤独、荒僻的校园，我不可能不害怕。害怕又有什么用？我相依为命的父亲走了，青山子那边的家园我也就不想回去了。我只能把学校当成家，别无选择。极度恐惧之时，我只好相信尘世之外真有冥府。那些四处游荡的孤魂野鬼断然不敢冒犯我，我笃信父亲的灵魂一定时时刻刻庇佑在我身旁。父亲一直视我如命根，不论他挣扎于阳世还是沉浮于阴间，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。

父亲，我又想您了，尽管我曾千百次下定决心试图不再想您。父亲，长夜漫漫，想您，是一种不明滋味的熬煎。

穿墙而过的风把我投在板壁上的影子吹拂得左摇右晃，夸张地扭曲着，如同想象中的鬼魅。奇妙的是，我的心中倏然悬浮着招魂唤灵的迷醉感。闭了眼，我想象许多年前在此修行的那些僧尼们，他们是否如我这般年纪不知何故远离尘俗与青灯古佛为伴？他们吟唱经书时的均匀气息似乎还残留在这陈年的壁柱间。我竭力搜寻他们曾经的生命信息，想和他们做穿越时空的灵界交流。

深山里，犬吠零落，声声悠长而滞缓，发散出隔世的哀绝。院前那棵高大的苦楝树上，一只猫头鹰在低吟，蕴藉着无尽的孤凉和凄绝，似乎只有人才能发出那样的悲音。是否是寒风吹落了它的巢穴？它是否丧夫（妻）失子（女）？它是否和我一样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？我的意念里游弋着一种明知是错觉的错觉：那好像是一个人的灵魂，因为找不到回家的路而大发哀声。我胆战心惊地贴着小窗仔细聆听，默默祈祷：“如果真是鬼魂，请不要在此哀号，这院里只有我一人，我也同样是无家可归的。”也许那是父亲的灵魂，他舍不得他唯一的女儿，游荡在女儿窗前，声声呼唤女儿的乳名。

我下意识把手伸出窗外，泪流满面，喃喃自语：“爹，您看看吧，这是琼的手。爹，您就在窗前吗？爹，您别哭啊，别哭！原谅我，我不敢打开门让您进来。我害怕所有的鬼魂，包括您的。爹，您快回去吧，女儿好好的！我知道，埋您的那抔黄土太湿太暗太沉太闷，但我没法让您活过来。爹，从今往后，我要尽量不再为您流泪。爹，您快回去吧，我知道明天是腊八，我会回来看您，给您垒坟烧纸。爹……呜呜呜呜呜呜呜呜……”

我害怕伤感的情绪继续下坠，吹灭了灯蜷缩在被窝里。苦楝树上的猫头鹰仍旧在悲啼。我摩挲着钢的信，寻找力量和勇气。这长长长长的冬夜啊！

明天就是腊八了。

4

我无法入睡，意念仍旧被父亲的影子固执地控制着。